



黎明與折衷派

陳繼春*

黎明可以說是當今中國畫壇翹楚之一，他原名國安，祖籍廣東南海河滄，1929年出生於澳門的荷蘭園區。父親黎兆錫，是知名的華人代表，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是澳門、氹仔的殷商，曾任海島市市政議員。

氹仔屬廣東香山縣，葡萄牙人於1513-1517年間登陸澳門時，並沒有把當時的氹仔和像澳門一樣大興土木。1847年總督阿馬留（Ferreira do Amaral）命令葡國軍隊進駐氹仔島上的小潭山，並在該山的西隅築一小砲臺。到了1851年，總督賈多素（Francisco António Gonçalves Cardoso）下令葡兵進駐菩提山及大潭山。然而，氹仔在很久以前已有漁民棲息於此，居民大多經營漁業和從事規模不大的農業、園藝業和飼養業等，黎明的家族就是經營糧食雜貨業。少小的黎明在入學之前長居於氹仔，他父親等到黎明六歲時，希望兒子回內地接受教育，於是黎明就被祖母攜往廣州，入讀西關一家幼稚園。未幾，祖母一日突然在浴室中昏倒，急需回澳門治療，黎明因此又被接回濠江。當時氹仔沒有學校，於是他前往澳門半島，就讀於巴掌圍的崇實中學附屬小學一年級。

求學

當時澳門和氹仔之間的交通是依賴渡輪來維繫的，縱使黎明乘早班船去澳門上學，到達學校時已過了第一節課。崇實中學對學生要求很嚴，動輒以“打手板”來懲罰遲到的學生。然而，在梁彥

*陳繼春，畢業於暨南大學商業經濟系，獲學士學位；進修於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係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碩士，師從范揚、劉赦等教授；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博士，師從金維諾教授，主要研究中國美術史。著有《錢納利與澳門》、《濠江畫人掇錄》、《濠江畫人再錄》、《葡萄牙記程——科英布拉及其它地方》和《陳繼春澳門速寫集》，與陳傳席等合著《嶺南畫派》。



黎明在畫室起稿〈松柏圖〉(2006)

明(1885-1942)⁽¹⁾校長的特許下，黎明每天享有遲到一節課的“優待”。後來在居於澳門的舅母同意下，黎明便隨母親居住在近西街（今美麗街），其後再遷居板樟堂。

黎明對美術的鍾愛，始於“崇實”時期。梁彥明校長是澳門文化界的活躍人士，不少書畫名家如張純初、鮑少游（1892-1985）等都借用崇實學校舉辦展覽。黎明的父親愛畫，故此時常參觀，且選購作品來珍藏，也和流寓澳門的高劍父（1879-1951）、張純初、張谷雛及詩人陳寂園是摯交，時常有文酒之會，偶附驥尾的黎明一有機會就向他們討教。⁽²⁾黎明的畫學啟蒙老師，是其父親的朋友、在廣東畫壇享有崇高威望的羅寶珊。（羅寶山）

1939年6月8-12日，高劍父在澳門舉辦“春睡畫院留澳同人畫展”籌款賑濟災民，畫展特刊由張純初題簽，參加展覽的有高劍父、王豪、方人定、周叔雅、蘇臥農、黃浪萍、伍佩榮、鄭淡然、李撫虹、黎葛民、黃獨峰、司徒奇、關山月、尹廷廩、趙崇正、黃霞川、何磊，展出的作品達二百多幅。展覽期間，觀眾絡繹不絕，而多家學校更組織學生集體參觀。黎明與父親一起參觀是次展覽，其父更購下李撫虹的一幀畫作。此可謂黎明第一次接觸令其



眼界大開的“折衷派”繪畫藝術。如此一看，黎明就深被吸引了，放學後就在展場流連，一連看了五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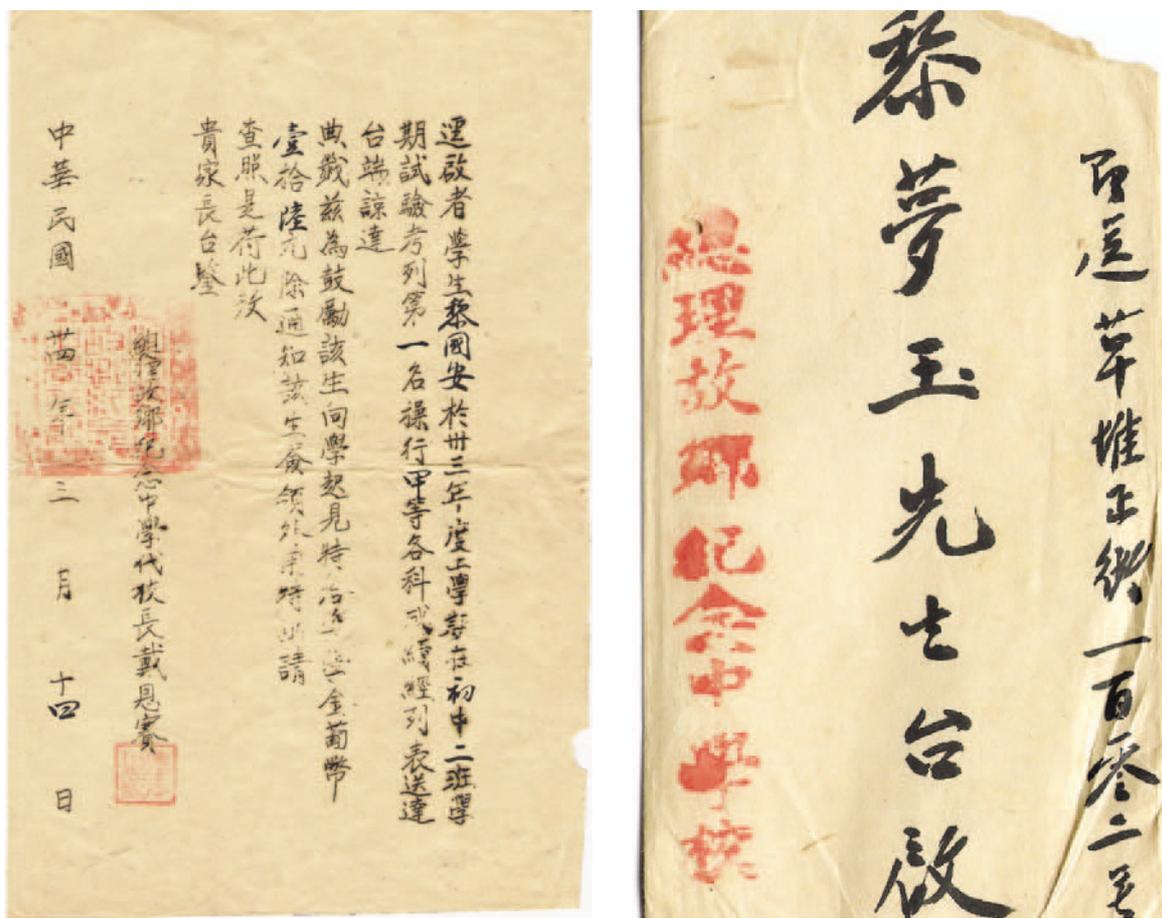
正因為高劍父與羅寶珊善，所以偶有餘暇，這批畫人都會信步海島，領略與澳門市區別具一格的風光。黎明也在這樣的場合，多次見到後來成為他畫學老師的高劍父。

其時，三盞燈附近竹林寺的主持志勤早年和羅寶珊交往頗深，志勤皈依我佛，據聞得之於羅氏的引領。此外，育欣也居竹林寺，他與羅寶珊也十分要好。據說竹林寺的建立，與羅寶珊的支持有很大關係。羅寶珊移居竹林寺二樓的一間大房之中，而黎明每逢星期日的畫課也因此改在該人房間進行。每當在羅寶珊教畫空隙時，黎明喜愛走到廳間小坐，有時和志勤、育欣及楊鳳書⁽³⁾打天九牌耍樂，到中午就與在廳間打天九牌的志勤、育欣、羅寶珊、楊鳳書一起進午膳。初時，黎明主要向羅寶珊學習用筆的技巧，通過臨摹前人畫法入門。

根據黎明的回憶，羅寶珊的床下有數個大木箱，裡面所載的是羅氏早年的畫稿以及名家書畫作品，最多的是錢慧安（1833-1911）的畫作。黎明回憶說：

羅寶珊老師教我怎樣畫衣紋：首先是勾稿，他認為勾衣紋要注意釘頭鼠尾的效果，每次勾幾幅白描，有時要勾十數張；他主要教我畫仕女，在描畫頭髮時要一根根地描，然後渲染。現在回想起來，發現當年打下的基礎十分有用。

羅氏有另一弟子周露，黎明與他共同習畫時，周氏已四十多歲了，擅寫羅漢、佛像。羅寶珊早年參加國民革命活動，就在竹林寺房中，懸掛着一張他與穿着軍裝的高劍父兩人合影。黎明的父親當時在氹仔經營生意，正因為黎明及母親等人居於板樟堂，故此父親祇在星期六晚上回澳門。星期天早上，高劍父就到板樟堂與黎兆錫聯袂去飲早茶。每次高氏造訪都會給黎明帶一些日本畫冊，有的更是彩色精印，並且向黎明解釋用筆技巧示範。然而，由於學業的關係和正在向羅寶珊習畫，黎明祇在閒餘時才臨習高劍父所提供的畫作印刷品。每次臨畢，黎明都會手持作業隨高劍父、羅寶珊及其他“春睡門人”到十月初五街的天真樓飲茶。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總理故鄉紀念中學校長戴恩賽致函黎國安家長
內附該生獲初二考列第一名操行甲等獲獎學金葡幣叁拾陸圓之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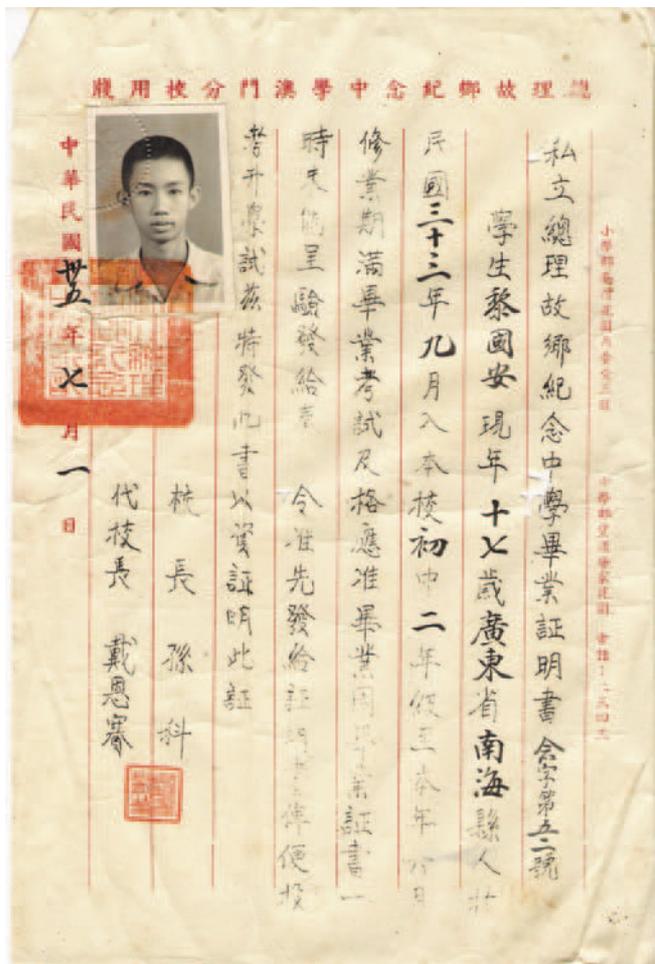
師事高劍父

高劍父視黎明如子侄，寵愛有加，覺其誠為可造之材，經常在茶桌上按圖索驥地對他講解畫理。黎明將畫冊帶回家後就依着樣子描畫。當時寓澳的每一位“春睡弟子”差不多已在畫界薄有名聲。對於高劍父來說，1941年是他長期往來港澳之間的吃緊年頭。12月香港淪陷，高劍父蟄居濠江。楊善深也隨家人避居澳門，和寺內的戒聞（馮潤芝之子）談詩論畫，而羅寶珊所居二樓大廳中的八仙桌，就是他們的畫案。黎明與楊氏的交住即始於其時。

1944年3月，澳門各界舉辦“慈善義展”為賑濟難童，高劍父被公推為主席。知名人士蔡文軒、蔡惠年、黃渭霖首先捐助籌備費數千圓，這次是高劍父流寓港、澳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賑濟”義展。高劍父籌備該展覽時，一天在天真茶樓和羅竹坪、何磊及黎兆錫、黎明父子等人一起飲茶，高氏如往常一樣查問黎明的藝課，吩咐黎明下次攜畫來天真茶樓讓高氏挑選，準備參加是次展覽。黎明出示了所畫的〈仕女圖〉，那幅畫雖然筆力較弱，但設色自然，高劍父一看之下，以指拈頰，嘖嘖稱贊，便要求黎明拿此畫參展。黎明說，那是臨摹羅寶珊老師的，但高劍父一直堅持，而在座的何磊也促黎明參加。最後，黎明還是持着〈仕女圖〉參加是次書畫義展，該畫在展場中被新馬路的“伊利”公司東主買下。由此，寓澳畫人均視黎明為畫界“神童”。同年，長期患有哮喘的羅寶珊病重，他鑒於高劍父對黎明青睞有加，力勸黎明專注高師教誨；黎明於是成為“春睡畫院”的一分子，時年十五歲，高劍父遂改黎國安的名字為黎明。

嚴格地說，黎明隨高劍父正式學習繪畫始於1944年初。每到星期天，他總在高氏的居所賈伯樂提督街38號二樓隨高氏習畫，隨侍函丈。黎明是這樣回憶他的第一節課的：

及週日早晨，余挾所臨摹高師所借畫冊赴會，當時除春睡同學外，還有鄭春霆、范朗西、竺摩法師……；既就座，忽睹牆上高貼“鑽石時間，愛惜分陰”，“耗我半分鐘時間，便是我的損友”……；及高師講課，出示參考品甚多，博引廣徵，深入淺出，解說生動，恢諧有趣，又令人如沐春風。⁽⁴⁾



黎國安於“總理故鄉紀念中學澳門分校”就讀的初中畢業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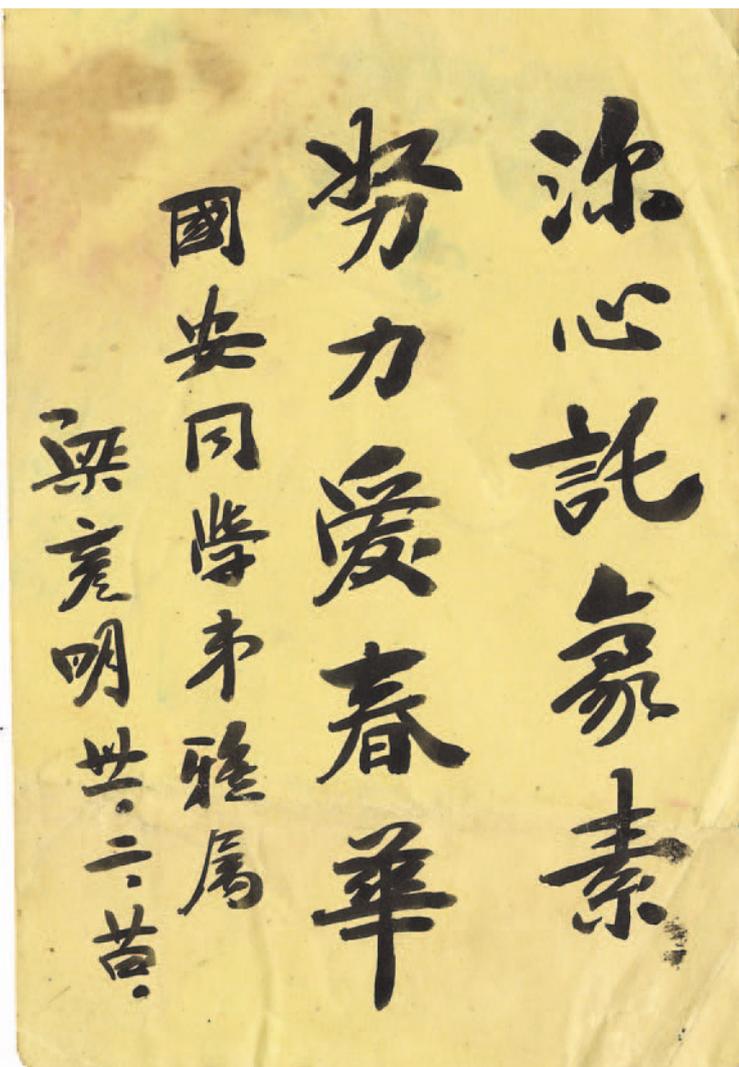
其時，高劍父的國畫已臻於不拘一格之境，用筆雄渾，有力透紙背之妙，離離披披，古拙而富金石味。黎明起初臨習高氏小品，而高氏的小品畫也筆力蒼勁，這使黎明一開始習畫便沾染了凝重的風格。

1945年，因父親在澳門的生意遭到挫折，黎明中斷了學業和繪畫，隨家長遷回氹仔故居。閒居無聊的黎明，在屋後小園種花為樂，並對花寫生，以期深入觀察所描繪的對象，從審美的實踐中提高認識能力和藝術表現技巧。一天，當他在花園內換花泥時，突然聽見拍門聲，原來是高劍父帶着繼室翁芝、兒子勵節造訪黎家。黎明連手上的泥濘尚未來得及清洗，便高興地從花園走出迎接。奉茶完畢後，高劍父對着黎兆錫說：“阿安唔可以咁樣嘅，我要帶佢走！”（“阿安不可以這樣的，我要帶他出去！”）黎兆錫說：“現在環境唔（不）好，生活有困難，點可以俾佢（怎可以讓他）讀書呢？”高劍父說：“和平後我回廣州，生活有（沒有）問題，我帶佢（他）走！”黎兆錫知道高氏倔強，打算讓黎明繼續留下一段日子，冀望高氏此後淡忘此事，想不到高劍父說立即要帶黎明走，黎兆錫祇好答應了。

自此，黎明隨高劍父一家居住於賈伯樂提督街2號O地下，真正成了高氏的入室弟子。高氏放置其愜意作品及所收藏書畫的房間，祇有黎明可以自由出入，可見高氏對這位弟子之非常信任。黎明除了臨摹畫稿外，有時也侍候在高氏身旁，和其他師兄弟一起傾聽高師闡述“隔山派”和“折衷派”的藝術源流以及高氏提出的新宋院畫、“新文人畫”主張，耳濡目染，朝夕相對，促使黎明在藝術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隨侍羊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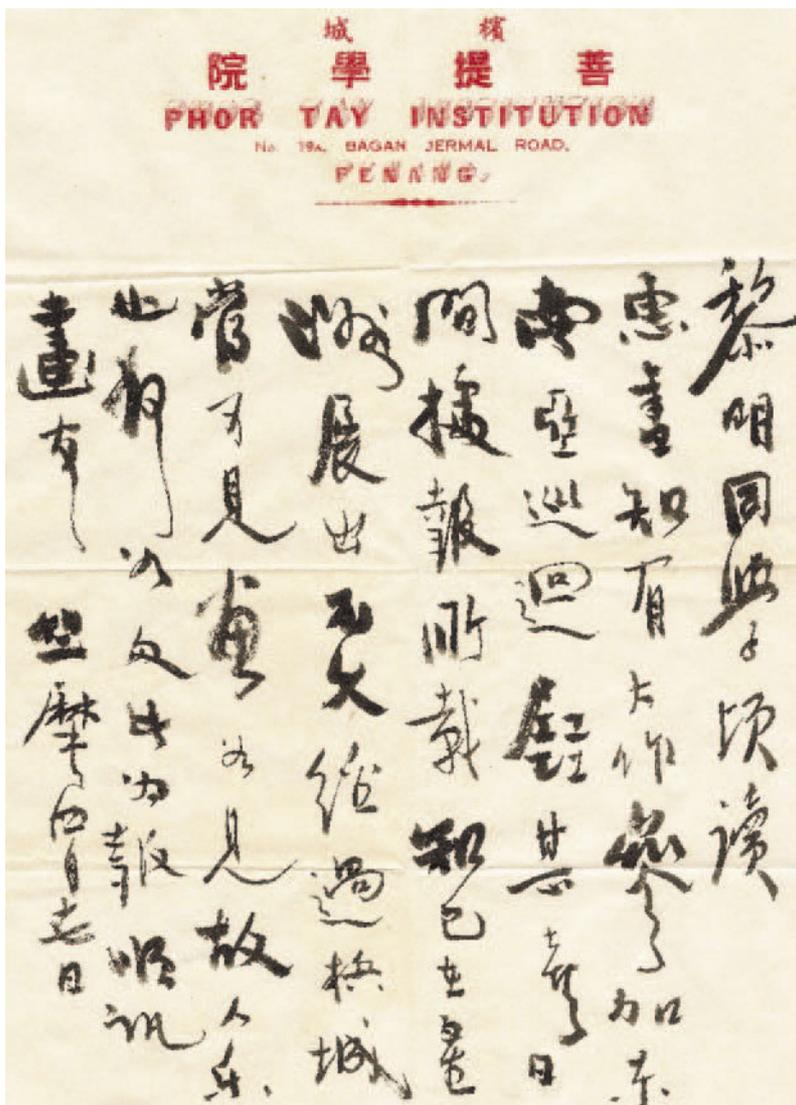
1945年，中國人民的八年抗戰勝利結束，高劍父高興非常；9月，偕弟子及友好假新馬路與南



澳門中華教育會創辦人之一梁彥明於一九四二年春末贈黎明（原名國安）手書。當年聖誕前夕，梁氏不幸遭日寇漢奸暗殺。

灣街交界的“利為旅大酒店”舉行慶祝展覽會，同時整理行囊做好回廣州的準備。10月，高劍父帶着黎明一起攜帶全部畫作抵達廣州，重開家業，入居西關。1946年，高劍父在“春睡畫院”的原址中華北路尾朱紫街上開設“南中藝術專門學校”，黎明就擔任會計一職。其後，高劍父受廣州市政府的委託在春睡畫院原址創設“廣州市立藝術專門學校”，第一個學期兩所學校運作於同一地方，第二學期“市藝專”校址設在光孝寺，“南中”則改為“南中美術院”。

在“南中藝術專門學校”時期，高劍父每逢星期日就親自主持專題講座和欣賞會：高劍父一邊走，一邊指着牆上的畫作講解；後來因“市藝專”事務繁忙，才停止該項活動。對於這些場面，庸齋的文章中有細節性的描述：



竺摩函提及黎明參加“東南亞巡迴展”事

那時我剛從西南復原（員）返粵，由於愛好讀畫，常常去聽講。有一次，講題是“新宋院畫”，大堂懸掛了近二十幅示範作品，正中兩幅〈群雁〉沒有題款，大家早就議論紛紛，認為劍老暮年不能寫這麼細緻的畫，猜度是他早年之作。後來劍老講解時，有人提出詢問，他指着身旁的少年說：“這是黎明君寫的。”大家都頗為驚訝這位身材清瘦、沉默寡言的少年能寫出氣魄磅薄的巨製。(5)

黎明長期居於南粵，以廣東的地理氣候而言，蘆雁不可能常見，是甚麼緣故可以使他筆下的蘆雁表現得栩栩如生？原來繪畫蘆雁是高劍父給予黎明的功課，儘管黎明從初入“春睡畫院”時已將寫生作為藝術的源頭，但在廣州，蘆雁卻不可覓；幾個月過去了，仍未能繪畢，這使高劍父非常生氣，就寫信給黎明的父親投訴。最後，在高劍父的諄諄善誘下，黎明便往

雞鴨欄裡對着鵝、鴨等寫生，以加深對翎毛方面的認識。他刻苦勤奮，單是寫生稿就多達近千幅，同時在高氏的指導下，憑藉雁與鵝、鴨是同科動物的聯繫，創造了筆下真切的蘆雁形象。

1946年11月，高劍父選中了黎明的作品〈漁家〉，和其他弟子的作品一起，以春睡畫院的名義參加廣州圖書館籌募經費畫展。當時，關山月、黎葛民、葉永青、蘇臥農、趙崇正則代表“南中美術專門學校”參展。黎明所作的〈漁家〉被參觀是次展覽的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新聞處處長牛頓購去，黎明也因此春睡同仁中嶄露頭角，葉永青、黎葛民、關山月等大師兄皆善待之。任真漢在廣州《大光報》撰文推介是次展覽時也極力褒揚黎明的畫藝，譽其為“全場用色最佳畫家”。黎明在擔任會計工作之餘，也和其他“南中”的學生一起上課。儘管那時抗戰甫畢，百廢待舉，“南中”的收費很高，學生每學期繳九十萬元之外，並在註冊時一併繳交保證金五萬，單是報名費及考試費已達五千元⁽⁶⁾，但仍有不少愛好美術的青年慕名而來。黎明因處理賬目已經擁有大量的工作，由此可見黎明是非常勤奮的。根據黎明的回憶，“南中美術專門學校”和“市藝專”時期，高劍父沒有在兩所學校專職任課，但曾分別在那裡上過特別課，約有十多節。高劍父講課時的第一講必先談“隔山派”



黎明伉儷參加中國與俄羅斯等六國“話說西湖——國際繪畫藝術論壇展覽”合影（杭州·2006年）

——居巢、居廉（1828-1904）的畫法，高氏對其師承的尊重與懷戀之情可想而知了；此外，定需讓黎明站在他身後將主要的字句寫上黑板，作為高氏的助教同上講壇。

1948年，廣東美術界賑災畫展在廣州中山圖書館舉行，高劍父也選送了黎明的作品。當時行營主任張發奎、省主席羅卓英、市長歐陽駒均陸續到場觀賞，他們早就聽聞未滿二十歲的黎明已有過人的藝業，想一睹這位少年的豐采。在展場上，他們先後召見黎明，勉勵他開個人畫展。高劍父則說，黎明仍須努力，至少要在三年之後才行。然而，黎明已經有資格和“春睡”的大弟子如葉永青、關山月、黎葛民一起共同聯合作畫了。當年秋天，他們便合作了〈漁樂圖〉。這段時期，黎明繪畫已從兩方面進行探索：一是追隨院體畫以線描勾勒的方法去寫翎毛，由於他以自然為本，把對象研究清楚才進行創作，能掌握形與神兩者結合，祇是線條尚缺少變化，未能良好地體現物體的質感，但在畫面的渲染上卻新意盎然、亮麗奪目、大膽創新。這可從黎明作於1948年的水墨斗方〈游魚〉得到佐證。另一方面，黎明也以傳統的筆墨去描寫現實景物。水墨斗方〈土華漁家〉就是他去廣州近郊土華村的寫生作品，而如〈越秀山水塔〉和〈光塔〉則是描繪廣州名勝的代表作。

筆者在香港黎明府上欣賞過其作於1949年的〈越秀山水塔〉，發現作者在處理一些現代化建築時，頗能領悟高劍父離離披披的富金石味的用筆方法，在渲染上的功力非常到家。這幅斗方，山崗及圓形的鐵製水塔佔據了畫面左邊的空間，呈直角三角形，S型的小路蜿蜒而上，畫幅右上方是泛着霧靄的天空，與山坡上離落的雜草呼應，這樣的光景，充滿了澹泊清澈的詩情墨意。從這種中西合璧的表現手法，黎明似乎已掌握了高劍父早年所提倡的“折衷中外”藝術理念。



◀ 在“筆歌墨舞——黎明作品展”（2006年11月）香港大會堂展場。〔右起〕黎明、陳松青（竺摩侄兒）、黃曉峰（《文化雜誌》主編）、陳迎憲（澳門博物館館長）、黃詠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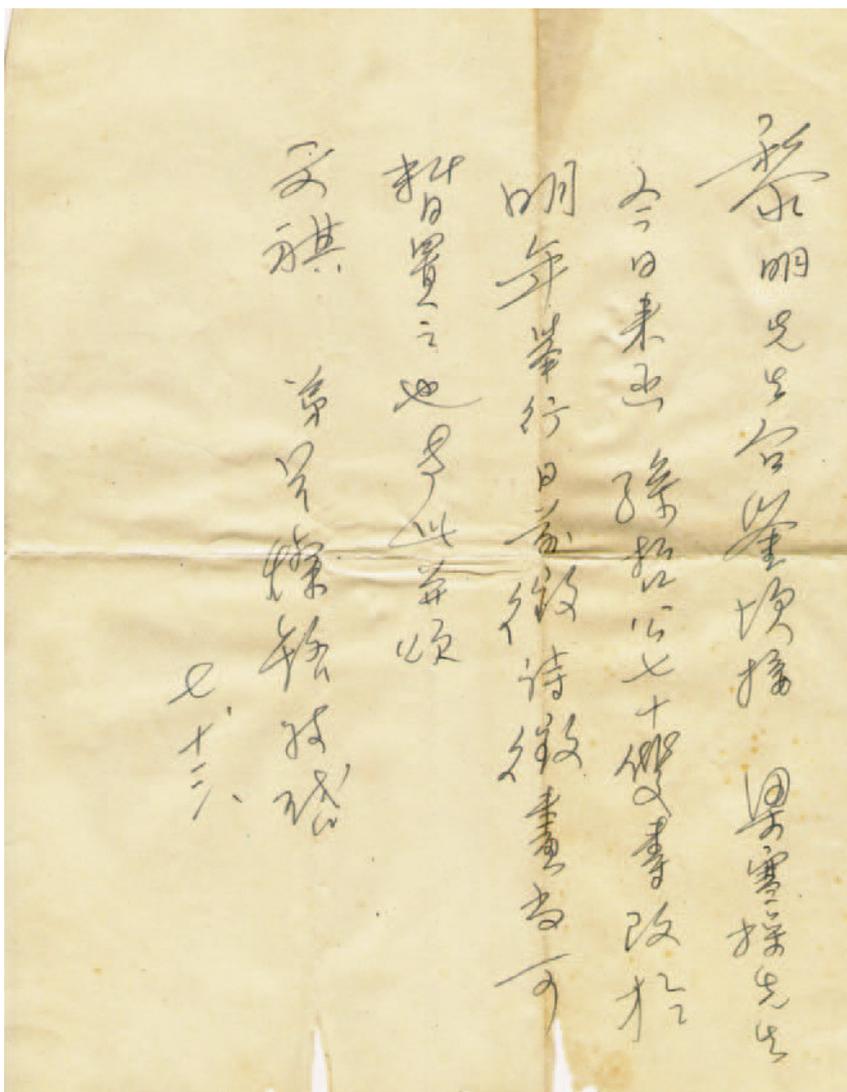
同年，黎明的父親因生意有很大的起色，便命他返澳協助其經營開於十月初五街的天天糧食雜貨店。高劍父知道後非常生氣，但由於父命難違，黎明不得不告別老師，乘船返回濠鏡。儘管助父從商，黎明仍沒有放棄繪畫，暇時寫生甚勤，同時也和本澳畫人有密切的往還。黎兆錫的畫友很多，楊善深有時過澳門，大都住在其十月初五街雜貨店的二樓。在十月初五街的居處就藏在一套三聯屏，是分別由高劍父、趙少昂和楊善深繪畫的蘭花、梅花、竹。

重蹈港澳

1949年9月下旬，翁芝託黎明赴廣州為高劍父打點行裝。10月，高氏離穗返澳。高劍父的健康狀況日下，作畫甚少，但仍時常來往港澳。黎明有空餘時也常伴左右，有時也在本澳近郊

寫生。同年，黎明作下〈青洲突影斜陽中〉這幅寫生作品，描繪了當時青洲一家磚廠的形象。今日青洲雖然豎立起不少高樓大廈，但1949年那裡還很荒蕪，從那畫中高聳的木瓜樹及茅棚所見，青州倒像一個小村莊。翌年，黎明放棄了家族生意出任仿林中學和吳靈芝中學美術教席。他當年的畫作，仍有兩幅藏存至今，那就是〈澳門海角〉和〈濠江聖蹟〉，前者描畫的是澳門漁翁街及松山腳下水塘的風光。

〈濠江聖蹟〉是比較特別的，黎明利用了中國傳統的筆墨，從大砲臺山坡那邊繪畫富有典型西方建築風格的大三巴牌坊。畫面所見，山坡下仍有幾所房屋遺存。這幅畫的題贊出於高劍父手筆，字如老樹枯藤，氣勢霸悍而筆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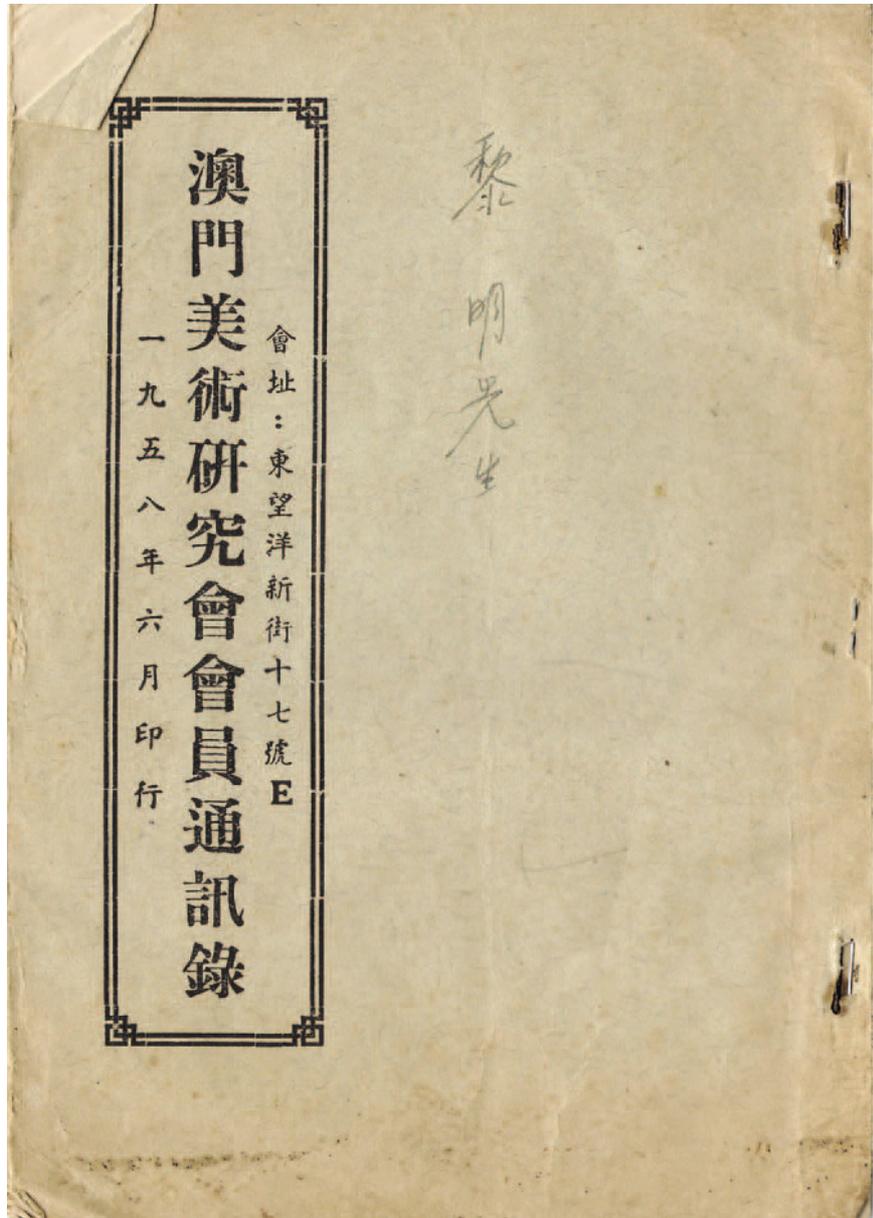
呂燦銘（呂壽琨之父）致黎明函轉達梁寒操所提孫科七十雙壽徵畫事

道勁。高氏題此時已是1950年4月了，距其逝世尚有十四個月光陰。這幅畫甫一寫成，中央公司的經理、賭商高可寧就表示希望將它買下。然而，因為這是高師所題，黎明不想賣，若要賣的話還得高劍父點頭才可以，但彼時高氏人去香港未及商妥，故而黎明到今天仍藏有這幅作品。1951年1月，高劍父於香港“大新公司”七樓“思豪畫廊”展出其新舊作品一百六十九件⁽⁷⁾，藉此籌措經費遊歷歐洲。2月，該畫展移至澳門中央酒店舉行，參與展覽的有留澳的“春睡門人”。黎明參展的作品是〈玉黍群鴨〉、〈孔雀〉和上文所述的〈濠江聖蹟圖〉等近十幀。很自然，黎明在這次展覽上和高劍父其他的在澳學生一樣，參與了籌備工作。1952年，他有〈蘆葦鴛鴦〉及〈澳門主教山〉等作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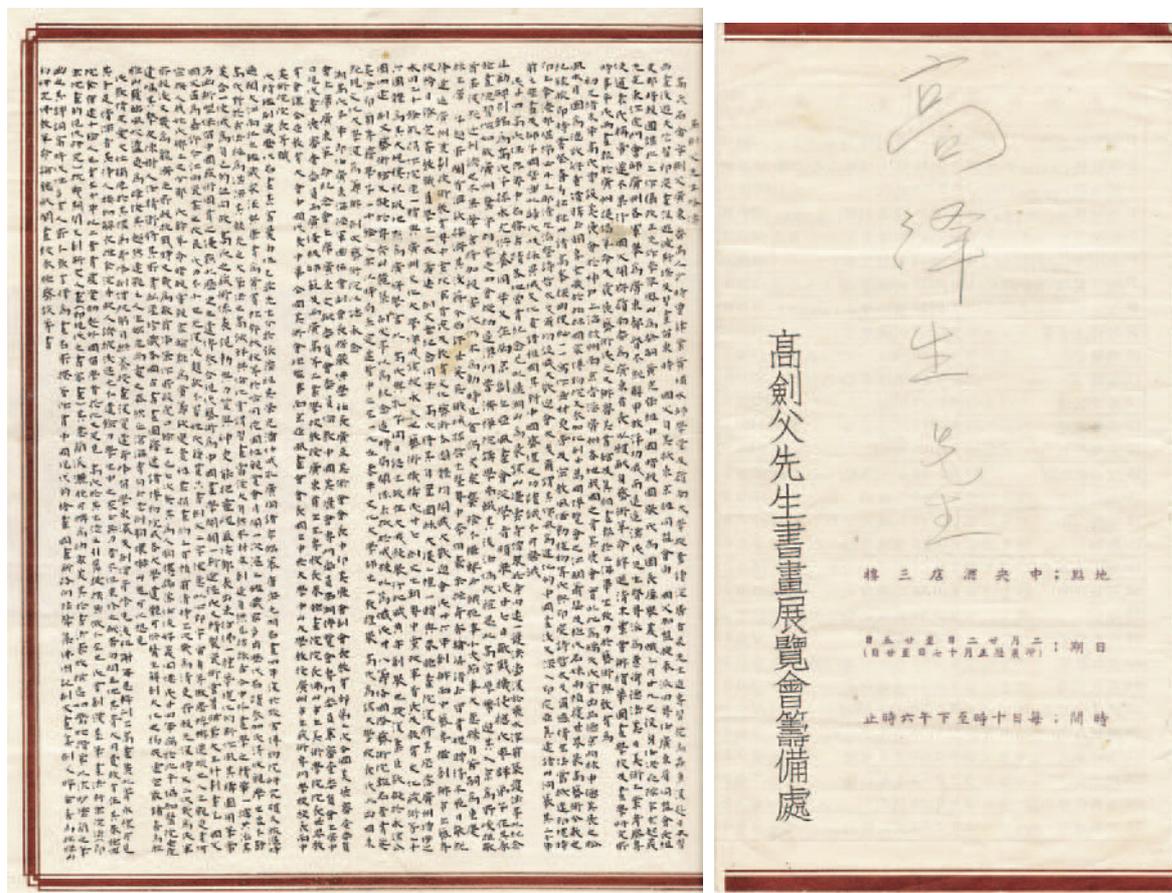
世。黎明的寫生風景作品特別出色，用筆不拘泥於傳統畫法，而設色溫暖，構圖別出心裁。

高氏逝世後，黎明仍繼續其繪畫生涯，畫作較多以斗方形式出現，成為那段時期的特色；題材除了繼續其半工意翎毛外，還繼續山水畫寫生，〈松山塔影〉、〈風橫雨急大三巴〉就是那段時期完成的。

1953年，黎明隻身前赴香港，受僱於一家文儀器材店。這一職務使他工作了近三十年。當然，香港生活節奏較澳門快，黎明不可以如往常一樣將興趣和職業結合在一起，倖好他在香港有鄧芬（1894-1964）和楊善深等前輩與畫友，可以不愁寂寞地互相切磋畫藝。黎明每到週日便往楊善深家



黎明收藏的《澳門美術研究會會員通訊錄》（1958年6月印行）



黎明收藏：〈高劍父先生略傳〉（1951年高師遺作展資料）

裡去，楊夫人為他佈置畫具於廳中，黎明就沒頭沒腦地一直畫到日落西天，用完晚膳才歸家。隨後的幾年，也許是生活負擔沉重的關係，黎明對繪畫的熱愛有點意興闌珊，但仍能在1955年香港第一屆藝術節展覽中有新作參展。一年後，他寫成一幅長達三米多的〈鴨群〉長卷。此外，黎明有三張作品代表澳門入選華南美展。

1957年4月1日，澳門美術研究會為慶祝成立四週年會慶，舉行為期三天的畫展，一共展出各種媒體的畫作百餘件。沅思在《澳門日報》撰文中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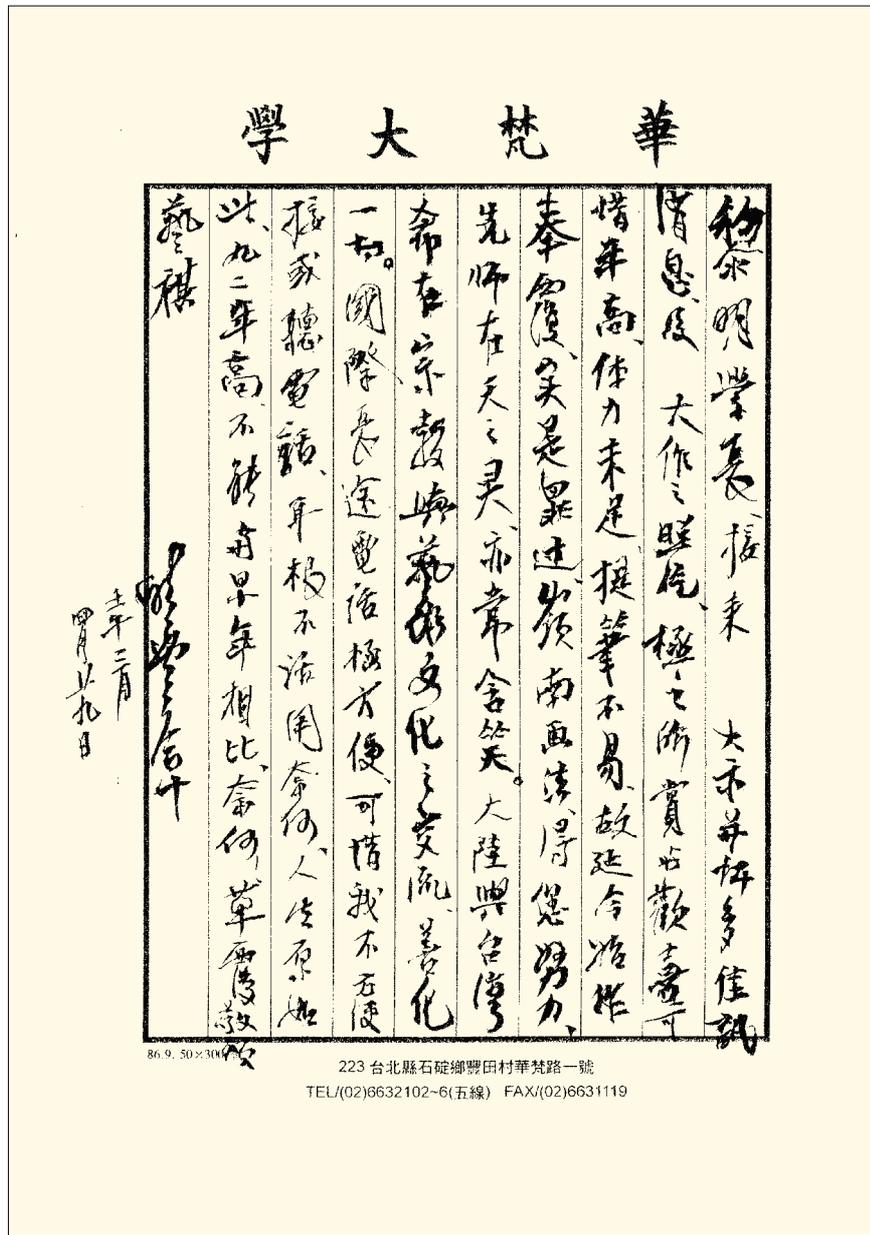
吳喜雨的〈輕舟重山圖軸〉，關萬里的〈神仙眷屬〉，馮印雪的彩墨畫〈秋思〉，以及黎明的〈雙鵝〉，不論章法運筆，用墨賦彩，均各具特色。⁽⁸⁾

在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黎明在他們之中是年紀最輕的一位，這從另一個側面可以讓我們看到，黎明已有不在高劍父的直接指導下所具有的獨力摸索的藝術造詣了。對於〈雙鵝〉，今天重看這幅畫，人們仍可以感到在技巧和立意方面十分成功，它是用半工意的手法來表現的，用筆尖細、圓勁而秀潤，黎明已漸漸地在“隔山派”沒骨寫生的基礎上形成其個人風貌。庸齋在當年9月“南中”留港同學紀念高劍父畫展中看到這幅畫也說：“看似平淡，而樸素清新，在新宋院畫的範疇來

說，已經跨前了一大步，不僅工致而不板滯，線條有輕重，多變化；有些地方一絲不苟的勾勒，有些地方卻能擦幾筆‘妙着’，甚至有些地方概括地省略了去；部分和部分間既和諧多樣而統一，可說是捕捉到筆墨的韻趣。”⁽⁹⁾我們知道，從五代至北宋，山水畫在技法和品類上已趨於成熟，且高手輩出，畫風丕變，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花鳥畫作為一個重要的品種在宋代迅速成長，同時由於畫院的成立，成就了中國古典寫實主義的高峰。熟悉中國繪畫史的人都知道，這種古典主義的寫實風格在公元11世紀以後沒落，以文人趣味為審美核心的文人畫一直主導着後來的繪畫走向，就觀察方法而言，中國畫家似乎更相信物象的外觀是由其內在結構所決定的，而非

光影所能左右；但構圖中的對象關係是由對象在的空間中的位置所決定的，由透視法則所決定。高劍父大力提倡“新宋院”畫，似乎是其所主張的“折衷中外，融會古今”的極致，即回歸古典寫實主義的同時，更放眼當代的事物和把握中外繪畫的現代性。黎明的努力似着力於此。顯而易見，黎明的翎毛作品，已能一洗宋代院畫花鳥畫的重骨風氣，工意交融，臻於生活氣息更濃的境地了。

黎明60年代初的花鳥作品，基本上是在“新宋院”體的系統中繼續深化，同時更注意筆鋒的力度和設色。1960年的作品〈孔雀〉，頗能道出黎明在這一時期於繪畫之追求。



臺灣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游雲山）致黎明函

1958年到1996年，黎明在工作之餘，仍然活躍於香港畫壇。1958年有作品〈黑童〉、〈春暖〉入選英國文化委員會與美國新聞處主辦的東南亞巡迴畫展，1959年也參加香港《華僑日報》舉辦的救助貧童書畫展。而1962年香港大會堂落成時，政府為隆重其事，由香港美術博物館籌辦“今日香港藝術展覽”，大會就特別地邀請他與趙少昂、楊善深展出作品。而1962-1963年，黎明、趙少昂、呂壽琨等，代表香港入選英聯邦美展。該展覽由英女皇於倫敦主持首展剪綵，其後巡迴展示於英倫各地，黎氏的作品〈松鷹〉作為香港代表刊載於〈當代聯邦之藝術〉特輯之中。

對於高劍父，黎明一直懷有深厚的感情。事實上，高氏逝世以後的六年之內，對於這位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全中國都沒有任何的紀念活動，黎明在徵得高氏家屬的同意後與同門假香港聖若翰堂舉辦高氏作品展以作紀念。後來，由於有部分留港的師兄弟不理解為何有內地的同門參加，遂退出了活動，但黎明和同是高氏弟子的表哥梁法，以及許統正和雷尚志等支持者，雖然聖若翰堂規定晚上不得關門，又不能確保高氏畫作的安全，祇得到晚間把畫帶走，翌日清早又重新掛上，如是者多日而不以為苦。1968年，他便聯同高劍父的兒子高勵節和楊善深四方奔走促成〈三高遺畫合集〉的出版，完成了高氏生前一直都希望編輯出版三高（高劍父、高奇峰、高劍僧）畫集的宿願。另一方面，黎明從1967年至1973年在香港秀華臺的居所設畫室授畫，後遷北角，繼續推廣“嶺南派”的藝術。

暢游藝海

經過了近十年的沉寂後，黎明重登畫壇。其香港半山家中懸掛着一張1982年與趙少昂、楊善深、關山月的合作畫，趙少昂寫桂花，楊善深寫雁來紅，關山月補墨梅，黎明寫石榴，該作品可以說是黎明重新投入國畫創作的重要標記。1985年，他應邀參加了廣州舉行的高劍父106歲誕辰紀念及嶺南畫派研究室成立集會，重逢久未會面的春睡同仁，向廣東研究高劍父藝術和生平的學者，提供大量富價值的材料。同時黎明多次東遊日本、韓國，南遊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1993年，黎明被廣州美術館聘為特聘畫家，獲邀參加了同年12月舉行的廣州美術館畫家作品聯展。重拾筆墨，黎明的作品比60-70年代的作品更加恢弘，更富“拙”味；畫面鮮麗，特別是對型的掌握恰到好處，無論花鳥、山水和人物運用色彩十分嫻熟，對“隔山派”的撞水、撞粉技法十分精通。

黎明畫作意境清新曠遠，盧延光認為他的畫與高劍父前期、中年的畫作相比，不相伯仲。⁽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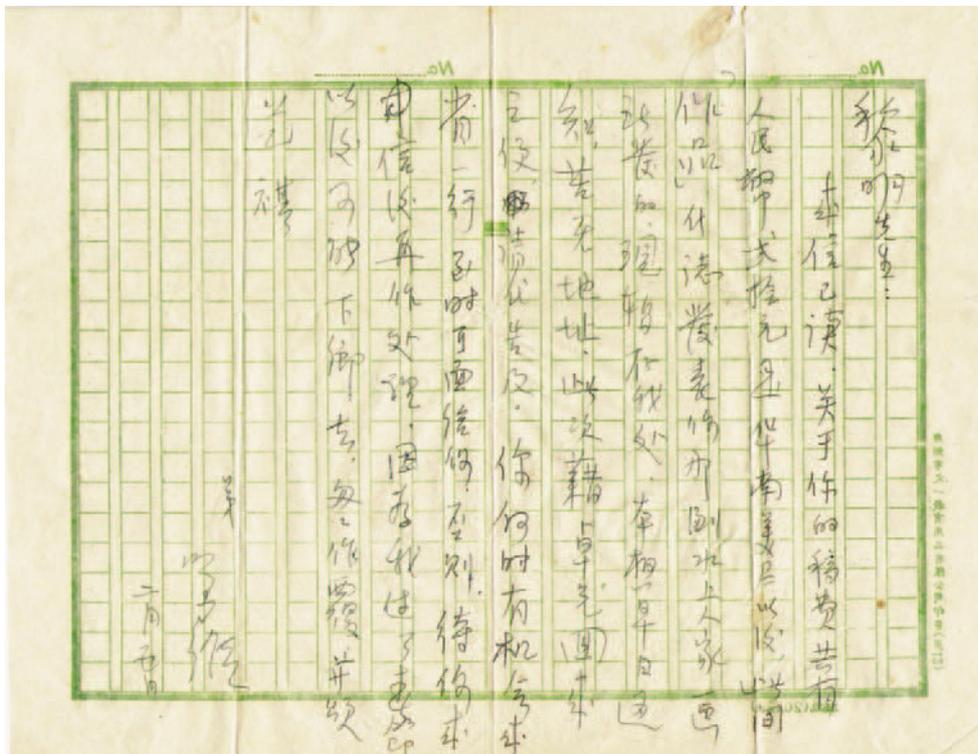
黎明藏《高劍父畫書目錄》

1994年12月27日，由廣東省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嶺南畫派紀念館和廣州市美術館舉辦的“黎明畫展”在越秀山舉行，展期至翌年1月2日，黎雄才為其題端，趙少昂為黎氏的展品〈雄鷹〉題“鷹揚萬里”作為祝賀。這是黎明從藝五十多年的第一次個展，同時發行了由關山月題寫書名的《黎明畫集》。1995年，黎明的另一張畫作〈雄鷹〉參加了山東省淄博市國際書畫大展，榮獲特等獎。2002年，他的畫更作為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長者事務的宣傳品，被大量複製，懸於地鐵站。以其近來的畫風而言，他的畫沒有高氏的霸悍，反之更多一點溫潤的氣息，更注重透視與空間意識，能帶出嶺南春光明媚的色彩，比高氏更貼近生活。

近年，黎明除了偶爾去美加探親外，便埋首在家中畫室作畫授徒。廣東畫壇如關山月、趙少昂等前輩都對其寄予厚望。他在香港法國醫院探望留醫的趙少昂時，趙氏執着黎明的手說：“我們都老了，要看你啦！”趙少昂是公認的嶺南畫派的旗手級人物，他的期許，我們在今日的中國畫發展中已看到端倪。誠然，趙少昂、關山月、黎雄才和楊善深皆已故去，而有關黎明的畫冊，現已多見於北京等地全國性的經典美術全集。黎明的畫深得高劍父畫藝真傳，秉承嶺南畫派的藝術宗旨，且經他數十年不懈的創作，形成了個人鮮明的藝術風格。黎明還以弘揚嶺南畫派藝術為己任，在香港

1 國父紀念碑	3 0 0	31 荒村啼鳥	2 0 0	61 佳人爭買點絳紅	1 5 0	92 山社晴嵐(居伯傑贈此)	2 0 0
2 流花橋(南漢遺跡)	1 5 0	32 喜馬拉雅山之雲海	5 0 0	62 西藏喇嘛秘密法器	1 0 0	93 緬甸佛跡	2 0 0
3 鎮海樓(明代遺跡)	1 5 0	33 悲秋	1 0 0 0	63 弱肉強食	2 0 0	94 金邊佛跡	2 0 0
4 長城落日(北平城外)	4 0 0	34 虎嶺朝暉(喜馬拉雅山)	3 0 0	64 青松	1 5 0	95 三巴落照(澳門)	3 0 0
5 恆河落日(印度)	5 0 0	35 孤芳自賞	1 0 0	65 四野春風	1 0 0	96 摹印度古畫	1 5 0
6 金剛座(印度加那) 菩提樹下成道處	3 0 0	36 艷影生春	1 0 0	67 雙魚	1 5 0	97 摹尼泊爾佛像	1 0 0
7 埃及英雄(埃及)	3 0 0	37 柳岸牽舟	2 0 0	68 滿江春水長魚蝦	4 0 0	98 摹獅子園壁畫	1 0 0
8 賀正蘭	1 0 0	38 雪漲千山(金陵郊外)	4 0 0	69 秋瓜	8 0 0	99 摹印度阿真達壁畫	1 0 0
9 野竹上青霄	1 0 0	39 反老還童	1 0 0	70 入骨相思	1 5 0	100 摹埃及古畫	1 5 0
10 錫蘭靈伽山	3 0 0	40 飛魚	1 0 0	71 岸上人牽名利船	1 5 0	101 到農村去	1 5 0
11 雪梅	1 0 0	41 春水群鱗	2 0 0	72 春光先到野人家	1 0 0	102 耕罷	3 0 0
12 香遠益清	1 0 0	42 秋蔬	1 0 0	73 雙壽	2 0 0	103 阿房劫	5 0 0 0
13 熱帶風光	1 5 0	43 朱紫滿庭	1 0 0	74 月上寒梢	1 0 0	104 疏雨滴梧桐	2 0 0
14 高風亮節	1 0 0	44 雙栖	1 5 0	75 世尊(印度)	1 0 0	105 江關蕭瑟	3 0 0
15 江山秋晚	1 5 0	45 洞庭春曉	2 0 0	76 恨海難填(精術)	5 0 0	書 法	
16 胭脂梅	1 0 0	46 九魚圖	5 0 0	77 水仙	1 0 0	1 草書四言聯	1 0 0
17 烟雨江山	2 0 0	47 一鳴天下白	2 5 0	78 魚樂圖	2 0 0	2 草書五言聯	1 0 0
18 雄獅	2 0 0	48 三壽作朋	5 0 0	79 涵泳相隨	1 5 0	3 草書五言聯	1 0 0
19 巫山十二峯(四川)	1 5 0	49 實力與虛聲	5 0 0	80 春到人間	1 0 0	4 草書五言聯	1 0 0
20 野塘秋趣	2 0 0	50 領海雄風	1 0 0	81 南園詩人	5 0 0	5 草書五言聯	1 0 0
21 冷艷	1 0 0	51 秋風初動欲黃昏	1 5 0	82 雲樓圖(四川)	4 0 0	6 草書五言聯	1 5 0
22 冷香殘雪外	1 0 0	52 翠藤	1 0 0	83 澆花之後	2 0 0	7 草書五言聯	1 5 0
23 楚江秋晚	2 0 0	53 春風開遍野籜花	1 0 0	84 看盡世人夢未醒	2 0 0	8 草書六言聯	1 5 0
24 春風爛熳	2 0 0	54 春歸何處	1 0 0	85 江亭秋晚	2 0 0	9 草書七言聯	1 5 0
25 游魚噴花影	2 5 0	55 春光明媚	1 0 0	86 喜馬拉雅山的朱蘭	1 0 0	10 草書七言聯	1 5 0
26 月夜漁歸	2 0 0	56 游魚逐落花	3 0 0	87 斜月沉沉藏海霧	3 0 0	11 三宣草書中堂	1 0 0
27 水竹幽居	3 0 0	57 春水鱗鱗	3 0 0	88 心猿意馬	8 0 0	12 三宣草書中堂	1 0 0
28 珊瑚蘭	3 0 0	58 荒草斜陽	5 0 0	89 海月千里	3 0 0	13 三宣草書中堂	1 0 0
29 喜馬拉雅山佛塔	2 0 0	59 鬥馬	1 0 0 0	90 天涯芳草美人魂	1 0 0	14 三宣草書中堂	1 0 0
30 獅園瓊漿(緬甸)	1 0 0	60 漁人得利	1 5 0	91 落花如夢	2 0 0	15 三宣草書中堂	1 0 0

《高劍父書畫目錄》一覽表(部份)



黃篤維致黎明函提及參展華南美展作品稿酬事（1956）

主持春潮畫會。2000年，美國的《世界日報》主辦了黎明和黃詠賢伉儷畫展，獲得甚高贊譽；2002年，黎明的國畫成為中國駐日本福岡大使館的藏品，以出生於澳門的畫家而言，實為前無古人！如果以嶺南派來看，隨着游雲山（1913-2004）的圓寂，黎明已是第二代弟子中的耆宿了；與師門諸家不一樣的是，他是澳門土生土長的畫家，難道這不是他最值得珍視的緣由！

【註】

- (1) 梁彥明是中國同盟會會員，中國國民黨澳門特派員。1909年畢業於兩廣優級師範學堂，來澳創辦崇實學塾。1915年與教育界曾次崔等組成“抵制日貨救國會”，利用假日組織師生到澳門附近前山、翠微等地宣傳愛國救國、抵制日貨。1920年與澳門教育界發起組織中華教育會，於1921年獲孫中山先生於廣州接見。1922年，梁彥明領導中華教育會，組織三千師生進行國恥大遊行；1925年，聯合各界人士，主持二萬人參與追悼孫中山先生大會；抗日期間積極推動各界抗日救亡活動；1942年聖誕前夕被日本侵略者指派漢奸暗殺。
- (2) 羅氏名清，亦名羅寶山，別署花洲樵子，號遊戲山人。他的繪畫風格近海派錢慧安。羅寶珊1905年已和高劍父、何劍士、潘達微、鄭侶泉、陳垣、馮潤芝等在廣州合辦《時事畫報》，鼓吹革命，馮潤芝與羅寶珊就負責給新聞稿繪畫插圖。
- (3) 楊善深（1913-2004）之父。
- (4) 黎明〈憶高師〉，載《藝海藏珍》，頁16，廣州美術館，廣州，1994年。
- (5) 庸齋〈從黎明談到新宋院畫〉，見1958年11月3日香港《華僑日報》。
- (6) 筆者於廣州“嶺南畫派紀念館”抄錄有關“南中美術專門學校的招生簡章”。
- (7) 陳藏普《高劍父繪畫藝術》，頁227，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1991年。
- (8) 沅思〈繽紛多彩美不勝收〉，見1958年4月2日《澳門日報》。
- (9) 庸齋〈從黎明談到新宋院畫〉，見1958年11月3日香港《華僑日報》。
- (10) 盧延光〈黎明先生印象〉，列印件，1994年。



運中題



墨彩鄉思

黎明先生“墨彩鄉思”澳門個展序言

黎明先生是出生於澳門的藝術家，1940年11歲時師從羅寶山習人物畫，並獲嶺南派大師高劍父所賞識並跟隨左右，1944年15歲即正式加入春睡畫院，成為高劍父晚年的入室弟子，前後得益於高師指導逾十年，直至1951年高劍父在澳門鏡湖醫院辭世。

20世紀50年代初期，黎明先生曾任教於澳門仿林中學和吳雲芝學校美術科。40年代至50年代居澳期間，經常出入澳門的街巷郊野，“搜盡奇峰打草稿”，以小城景物入畫，創作了一大批以澳門歷史風物為題材的山水作品，其中一幅表現大三巴牌坊的作品更獲高劍父題寫“濠江聖跡”，令年青的他深受鼓舞激勵。黎明先生在1953年赴香港定居後，仍惦念家鄉同好，經常回澳參加各種藝事活動。

“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黎明先生在漫長的藝術之旅中獲嶺南繪畫真傳，師造化而不拘泥寫實寫景，寓新意而又熔中西繪事之長。他熱愛大自然，經常外出寫生，自生活中汲取養份，在技藝上不斷求新創新。他的創作題材每每從生活中信手拈來，畫作似滿幅輕鬆，而內斂雄渾豪健之骨和清遠飄逸之韻。其筆墨來自傳統，卻又自成一派新院體畫。他擅人物、工山水、精花鳥、尤善翎毛，是個不可多得的畫壇全才；他的畫風清新、工意交融，筆法、墨韻、賦彩均恰到好處，真正達到雅俗共賞的境界。

黎明先生於闊別澳門50多年後，又回到他的出生地和初步藝術之途的故里，舉辦他在澳門的首次個人畫展，除了為家鄉文化事業傾心盡力外，也為半個世紀前曾為中國畫壇帶來重大影響的嶺南繪畫藝術添上一篇絢麗的華章。

筆歌墨舞 澳門情懷

黎明

濠江乃余之桑梓也。先嚴黎兆錫生於斯，先慈宋瑞瓊生於斯，余亦於一九二九年生壽。惟余少年時代，遭逢抗日戰爭，澳門地處南海一隅，華夏藝術方家聖手多所流寓，賜余問津繪事之良機，實為大難中之萬幸也。

余自一九四〇年始，先後師從羅寶山、高劍父二位恩師，從遊習藝十餘載，受益匪淺。寶山師專工海派錢慧安人物畫，其鮮明個性與靈動畫風，令余茅塞頓開；劍父師開創嶺南畫派，引領中國百年繪畫之革新，尤令余心扉敞開。余由是醉心畫學，六十餘載樂此不疲。而悠悠鄉思，縈繫翰墨，赤子之情，漫溢尺幅，故土風物，皆成寄託。

承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於塔石藝文館為余舉辦個人畫展，隆情厚愛，感人至深，遂以多年之積累奉獻於家鄉同好之前，聊表天涯遊子之故土情懷，惟祈聊博一粲耳。



“墨彩鄉思”畫展剪綵儀式（左起）馬若龍、黎明、何麗鑽、余君慧。）



黎明“墨彩鄉思”個展於澳門塔石廣場藝文館開幕（展期自2006年11月15日至2007年3月11日）